

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一文庫

奉使奏草二十二首

畫一起請劄子

辟郭固隨行劄子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二首

相度併縣牒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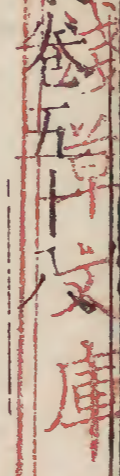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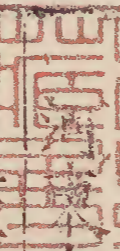
倚閣柅代州和糴米奏狀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舉米光瀆狀

米光濟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相度銅利牒

再乞減配銀狀

再舉米光濟狀

論蔡務利害狀

論西北事宜劄子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論麟州事宜劄子

乞罷鐵錢劄子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戶劄子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
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

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搔擾臣今欲

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

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

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

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文語彼處民

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

臣今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

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

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盡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

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义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涇原路叅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
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
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
姓各令逐便不得勒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
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
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

管邊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
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
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
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
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
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
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

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
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
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內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
僻遠戶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虛占令佐及諸
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
分可以寬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
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鄆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
親遍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
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
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
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
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
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
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
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
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

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絕近人戶全少處虛立縣名
杆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百人
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
戶長者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
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密牒知遼州
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鄒唐等審細相度可與
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
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
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密切先行相度
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
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裏
外分配博糴斛斗共致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
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之際民間斛斗甚是難得
欲乞朝廷特賜愍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
粟特與倚閣候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
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
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

字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為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
輟那錢銀絹廣謀糧草三司遂支雜州絹二十萬疋
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伍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
州比及旋旋般來徃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儻
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
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
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
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見欠五萬四千餘
石本州為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
減價折納雖有此弊畫亦並無人送納蓋為過時無

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內除稅賦
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
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醪分配
人戶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
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
項大鐵錢絹博糴白米是今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
者其鐵錢絹元拋配博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
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
碩後為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
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

日曆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為過時無可收糶
兼兩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
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
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糧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
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
臣已一面出榜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
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
年九月十四日勅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

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者州縣更不得輪次
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
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今來一年之內只是一季上
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
等俱是上等人戶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戶丁
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祇應仍更不免州縣差
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
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戶充州
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為不便欲
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

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戶例輪次差定州縣色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強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凡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間雖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戶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戶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

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戶累世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戶少處差稍有家活客戶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稍寬已困之民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

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米光濟狀

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糧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絕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岢嵐軍使米光濟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米光濟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地主亦不張

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舉留其米光濟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濟斬決逃軍乞免勘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勅禁軍料錢蒲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

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
先降令勅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駁本軍
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
米光濟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北二虜正是秋冬大
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率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
由統衆漸啓兵驕况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
入運司守令勅紮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
是常事况米光濟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
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率以長兵驕其損不
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
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畏肅
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
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待此銀本非
運司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
恤三路軍須不足特此輒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
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
兩乘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寬卹民力
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

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戶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歛數目看詳本軍人戶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戶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戶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戶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送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

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歛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分配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紓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邊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叅軍萬願等狀並爲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

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翼城縣有唐錢坊一
在縣東十五里翔臯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北平
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
廢銅窰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
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內垣曲縣有
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內自唐以
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爐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
澤銅鑛產育必多兼訪知絳州人戶多私採鑄貨賣
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
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
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探取又鑛銅側近民居
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員
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
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
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內巡警名目遍
至四縣多設方略先且誘賺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
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
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
其免罪或別加酬獎務要求出銅寶不為民間藏閑
候見次第密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悞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爲三司拋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爲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汾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旱番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

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况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已知縣官實爲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依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爲苦已牒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止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依配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會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米光濬
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爲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
昨往岢嵐親見光濬絕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
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
撫軍民况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
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
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止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
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
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
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
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
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光濬之私蓋爲邊防
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優轉一官且
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
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悞臣並甘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錄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
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
等同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間施昌言
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

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
聞奏者臣看詳都轉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
丞榮謹相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秘書丞
張日用就晉州計會榮謹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
經久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榮謹始初相度利害
不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
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礬上
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
景祐四年三司爲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

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
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權貨務入納見錢五萬
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
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曆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
自煎熟礬一面勅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
錢茶博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別招客旅出
賣是致杜昇等六戶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
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戶詞訴
不絕

一據榮誣元狀內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
白熟礬貨賣慶曆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
千八百餘貫并收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
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
四千六百餘貫慶曆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
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曆
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
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
各有增剝况自六家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
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

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
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
萬五千餘斤自慶曆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
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曆
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曆三
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
已前逐年大有增剝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
指揮在京權貨務及本州折博務出榜告示招
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斛更不限

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博筭
請晉州重煉熟礬煎問得晉慈州生礬染籠色
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與販更不拘定
杜昇等六戶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戶將
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
晉州煉礬務一面重煎收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榮殿丞將慶曆元年
置煎礬務後收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
到折撲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
十文在京六戶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三十八貫八百五十七文慶曆二年本務止賣
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
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七文慶曆
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
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
四十五貫三百五十七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
少六戶入納數日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
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
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
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戶逐年納數常多

若遂放令六戶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况今
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人有利必歲額遂增今
將二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
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
戶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本
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
備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一可錄到一宗始末文字仔細
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一
等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為課額不敷遂定
為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戶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
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戶便合除免年額臣今
看詳榮謹張日用等二人狀內開說自官置煉礬務
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謹
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博賣到錢數來合比筭便謂自
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戶筭請
生礬舊額及榮謹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
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
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
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

文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別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一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謹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筭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戶本爲官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賣則六戶更難詞說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損必若不欲抑勒六戶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差清強官吏朔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爲定額蓋緣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爲指準於此二說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掘壕凡所興爲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柳谷銀瓮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

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
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劄寨兵馬尤多
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
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
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虜
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為大
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為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
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
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
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

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
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
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抄點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
秋必已聚集邊臣但是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
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為輕發使虜不
可窺則得計矣其密為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
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
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為支準
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

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太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急爲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懷遠

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爲省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久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絕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修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候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翎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

委官揀點修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準密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一哥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

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修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蓋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哥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勅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

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為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
 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
 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為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
 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
 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為制置其諸軍
 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
 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
 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
 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
 後

一臣聞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
 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
 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
 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
 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耐辛苦其事藝勉
 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
 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
 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
 緩急常憂敗悞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
 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

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
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
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
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
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
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
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
呈教尚亦生踈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

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
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
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
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
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
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爲四議一日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
經久之謀庶近御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日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
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
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
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
何害爲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

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
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弃
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
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
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
寨與不減同允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
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
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
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効非二
年一替之吏所能爲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

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歛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爲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矣

河對岸爲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爲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

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
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
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
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
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
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
都巡檢其鎮川中峽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
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
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
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
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此小賊馬
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寨之
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
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弃之
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
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况所謂
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旣著敵所畏
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
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

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錄臣寮四狀並為上言河東大小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都轉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收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探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日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日下

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
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
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
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
九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
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
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
貫凡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
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

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
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
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
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
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
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
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糶斛斗賣足帛絲綿銀
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
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

獄空祭神地里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
戶和糴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
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
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
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
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遣自足外尚有一
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
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
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

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爲官本外只獲淨利
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爲十萬貫錢
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既博至
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
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
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提獲二火是小錢
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
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
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搔擾縱而
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

不可縱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又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河東十九州軍九四十九處初新開沽酒務據轉運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斗昨來為入中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鑄又減放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罷之甚易况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廩禁兵共十

二三萬略計所闕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糧草共百二十九萬三千七百石米

糧三十四萬三千五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石

已六月中旬其在馬料不在數

糧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十二萬四千九百石

支本州一年

糧一萬六百石

支本州一年

草五萬五千石

支本州三箇月

糧萬石四百石

支鎮州年十月

草萬石三百石

支鎮州七月

河外馬步禁軍二萬八千三百七人
馬軍二千五百六十五匹
步軍萬三千五百七十五人

建寧寨
臣今欲以留二千久建寧寨同巡檢
自領之

秦州糧石

糧一萬二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年
支一萬二千石
支建寧六年

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七千五百石
奉換二年兩箇月
草二萬四千五百束
支中城二年二箇月

二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六千一百石
支百勝一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六箇月

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成二千三百人及於此寨及後
軍駐劄緩急應副四寨及麟州其兵先清寨寨兵二千
仍乞置五寨都同巡檢二員備之

六千七百三十六
臣已與明鎬等共奏乞減千人過河中守風軍
清寨兵見過河於保德等請此糧草不置支動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為河外麟
府二州闕少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廩相支配今
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
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曆三年轉
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算得今年博糴斛斗可
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
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
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
凡九處和糴斛計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
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
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
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計共一十七萬六千餘
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
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
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戶割子

臣等至忻州見百姓人戶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為轉
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依配與人戶要清醋
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
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
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戶第等及州縣色役公人
姓名欲行俵配次其糟每斛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
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依配別候指
揮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
造醋沽賣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戶
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為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八
慈特賜稔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依配即乞
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九

河東奉使奏草十七首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請耕禁地劄子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舉孫直方奏狀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舉劉義叟劄子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舉張吉代王凱劄子

論不才官吏狀

乞罷刈白草劄子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舉陸詢武劄子
論舉官未行劄子

論未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乞減放逃戶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二斗用錢三百文

而官支價錢三十內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戶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戶長陪納和糴則村戶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戶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戶共四十一戶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人戶其逐戶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衙閣

候招輯得人戶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戶
見均攤着和糴及戶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
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
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此界斛斗
以為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
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
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
糴入中和博斛支往沿邊人戶既阻險遠不能輦

運送資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此界
斛斗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
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輒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構事
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
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
界則尚有可望萬一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
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
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
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
陽武寨為蘇直等爭界訟久不決卒侵却二三十里

見今寧化軍天地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
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濟多方力拒而定是自
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
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
則一二歲間北界斛斗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
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公邊地有定主無爭
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
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
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
旨商議如可施行則召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

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爲本縣
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
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起
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戶人煙旣少客旅
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起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
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
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遼
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

本縣收趨課利不得減額臣堪會平定軍樂平縣最
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絕少實難趨辦課利見今專
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
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勅旨下轉運司令
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內所收課利立為租
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
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
臣嘗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
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
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
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
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戶纔有三百家又權其沽酒
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
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
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
一州人戶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

士及第爲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
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
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比面
事宜代州最爲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
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
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
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
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疎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肱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岳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嶼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四人

一 會通錄卷五十九
尙嵐軍使米光濟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行陣

尙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預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吳中廉幹

一 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十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僉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尙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如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記錄姓名差使今取進止

舉劉義叟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義叟有純朴之行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欽向張衡郎顛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今取進止

繳進劉義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義叟學通天人禍福之

際如漢欽向張衡郎顛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義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冊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於當世然止是義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冊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惟一面有城中奔水停聚其壕不足特以爲固然尚爲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蔡肇畫

欲掘出重岸通爲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爲一則坦爲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爲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吉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鬪而詢訪彼中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

衆臣亦累詢其蘊畜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况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臧方貞外郎張吉爲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度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悞臣並其同罪今取進止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

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兼信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蓋州學及歛掠人戶錢一千餘貫充蓋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西京廣有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祿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負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爲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問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爲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

並爲人戶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絕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徃徃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裹費又多遂只將稗草送納非次更成一種科配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稗草又皆不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占却雜役兵士諸處修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最等下山白草共四萬七千五百六十四束內在州每月約支三百一十三束及外縣寨每月約支一百四十餘束約得向去八年零七箇月支遺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請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採問得村外

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戶却於請白草
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馱子三百文省

一據岢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
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
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九
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
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
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為兵士辛苦
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十五人遂放散兵士

差兩縣村民徃徃只將稈草送納折州亦為
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戶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其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
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
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汾邊刈草竊恐即今已
下手收刈乞早降指揮放散况勘會本路一年秋稅
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
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
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戶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
歛繁重今兵未能滅用未能節但當卹其貧困稍得
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為臣寮起請將
天下州縣城郭人戶分為十等差科當定戶之時繫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戶定為十等者有
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
戶為十等者有并客戶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
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
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歛
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

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據本
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
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為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
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
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尚
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
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
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
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戶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
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

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戶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戶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岢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戶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

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戶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入戶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戶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戶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月納課利支徃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等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姓徃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

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填之費允欠課額破家業
被鞭朴不堪其苦其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
支移輸納並無人肯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
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
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蓋順天禧
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
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
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戶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
死人戶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戶係正
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戶係並無人開沽只
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
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戶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
州已有三十戶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
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
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
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戶稍獲寬舒
况今沿邊糧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
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

州鈐轄張元內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并代州都監田肅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狀各為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戰鬪乞朝廷錄用臣亦曾召詢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邊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錄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邊防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吉乞超換

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李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本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因家生一大患只為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為鑒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邊郡事體臣所舉張吉孫直方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邊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吉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
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
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
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
况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
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
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大患况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
害所繫不輕允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
以為為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
前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
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
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此而言趙牧等可
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
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之河北隣近依舊資
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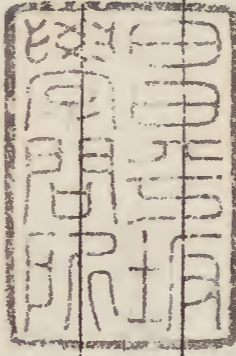
事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右河東奉使奏草一卷按仁宗實錄慶曆四年四月己亥上謂輔臣上封者數請廢麟州以其饋糧勞民利害如何章得象曰麟州四面蕃漢戶皆為元昊所掠今野無耕民一路困於饋運欲更為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邊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廢但徙屯軍馬近府州別置一城亦可紓患乃命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事歐陽脩往河東與轉運司同計置公邊糧草初本路轉運使張奎鑄鐵錢於晉

州民多盜鑄而知并州陽借請徙麟州於合河津又晉州鑿課歲虧併下脩計度之此卷乃當時奏報也按公乞罷刈白草劄子云七月初離汾州又水谷夜行詩我來夏云初素節今已屆殆以是月末至闕八月復出為河此都轉運使當時行狀墓碑不云有河東河北奏草惟摘取其要切數篇入奏議集今既備載二書則奏議不必重出止就逐卷存其事日使來者有考焉又仁宗實錄及李燾長編所收間與此小異蓋經史氏筆削詳具奏

議第十六十八卷後

舉米光濬狀末云今欲具狀奏聞相度銅利
欲牒孫巡檢或者除去欲字是未知古今具
稟吏文如此既云奏草自不須去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五十九

